

西南联大蒙自记忆

○李 艳

麟师赐鉴：

昨日在碧色寨匆匆案呈一片，下午五时自碧色寨乘车来蒙自，住周公馆，与王（按：王明之）杨（按：杨石先）两先生晤谈。知筹备事大体就绪。现以洋行为学生宿舍。预备容 400 人，军用双层床，教室预备 26 间，约已经敷用。教员宿舍因别无相当地址设在海关，只能两人一间。女生宿舍借用周家东院楼房，即吾师来时所住者，如女生在三四十人以下是敷用。如人数过多则拟将阳台改为公共用室，以便室内多加床位。厕所分设两处，共二十位，一处拟借用蒙自中学空地。木器已分别招商承做，教师椅每个 3.5 元，铺板每付 2.05 元，书桌每个 3.9 元，椅子每个 2 元，双层床每个 9 元。均说明一个月交齐，半个月先交一半约在四月二、三日，如学生 4 月 1 日启程来蒙，当可无问题。王杨两先生携来之款早已用罄（大部分为木器定洋）并借用 200 元。受业带来之款价还后仅剩 200 元，恐不敷用。幸哥胥司（按现称哥胥寺）洋行合同定明 4 月 1 日付款，尚可挪用房租一时不成问题。拟请再拨付国币 6000 元（厕所 1000，三层修理 1000，木器约 4000），陆续有商店拨交蒙自，商店字号闻已由王杨先生呈交，请派人接洽。

今日据县府谢科长来谈，县中常备军约90人，正式军队者1团，保安队约50人，保商队约50人。现保安队决驻东门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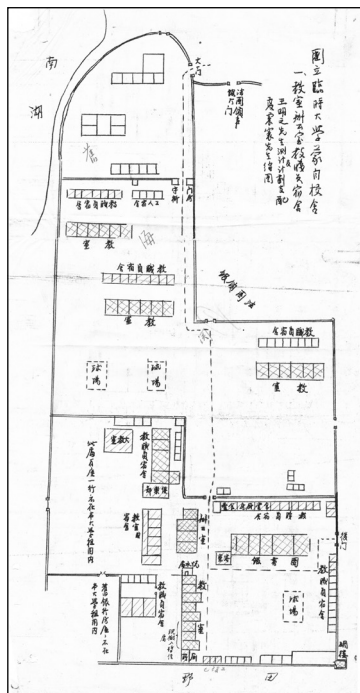
附近，惟枪械不良，学校最好能自设校警若干，此事似有必要，惟枪械成问题，可否与省府一商。校址拟写信后，往看情形，容另陈。教员若来可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勿此敬祈。

崇祺。

受业 郑天挺上

3月18日晨

伯苓（按：张伯苓）、正之（按：吴有训）、枚荪（按：周炳琳）、镇略（按：秦瓚）诸先生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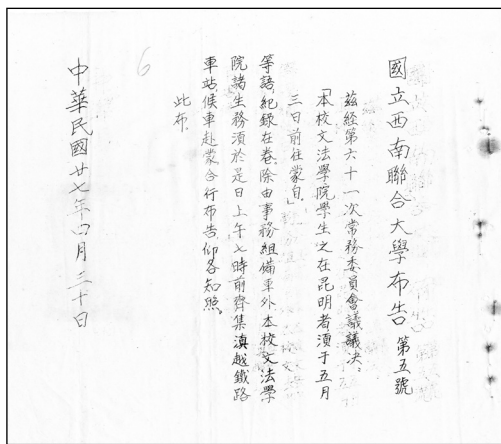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平面图

□ 联大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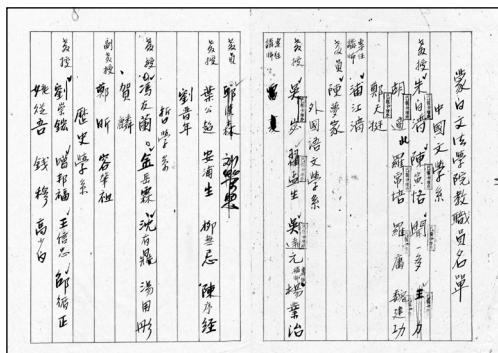
这封信是时任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1938年3月18日写给恩师蒋梦麟的信，信中报告蒙自分校筹备情况。蒙自分校至4月筹备完毕，联大师生陆续来到蒙自，开始了他们浪漫而惬意的生活。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这是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描绘蒙自和自己心境的诗作，对于这位“三百年一出的大师”，蒙自让他命运多舛的人生得到如同过去时光的片刻安宁。

蒙自在清末曾繁荣一时，1887年被开辟为商埠，海关大楼、法国领事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等外国建筑在蒙自拔地而起，大批外国商人蜂拥而入，医院、洋行、旅馆应运而生，蒙自一跃成为滇南甚至整个云南的重镇，外贸额一度占到云南全省外贸的四分之三。19世纪初，因滇越铁路绕开蒙自城直经碧色寨通往昆明，蒙自地位迅速被碧色寨取而代之，此后，蒙自县城一蹶不振，海关迁往昆明，随着商号、洋行、领事馆迁出，蒙自只剩下一些高大坚固的



西南联大关于文法学院学生赴蒙自上课的布告



蒙自文法学院教职员名单（部分）

洋房在寂寞中等待。

抗战爆发，为躲避战火，大批官僚、士绅、商人和难民纷纷向春城昆明逃奔而来，让昆明房屋住宿顿时紧张。先期到达昆明的蒋梦麟，为西南联大校舍问题亲自拜访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一纸手谕将昆华工业学校、昆华农校等拨给联大暂用，同时在昆明各界人士的鼎力协助下，还租得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以备急用，但校舍仍然不能满足需求。1938年2月，蒋梦麟想到了蒙自，他在给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叶公超的电报中写到：“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在昆明的校舍问题稍稍缓解后，蒋梦麟亲赴蒙自考察，受到县政府和当地士绅的热情接待，当下决定将联大部分学院安置在蒙自，并派王明之、杨石先、郑天挺到蒙自筹办分校。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西南联大将文、法商两学院迁到蒙自，诸多著名教授如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吴宓、钱穆、陈达等陆续来到，蒙自开始一段短暂而愉悦的时光，并永久定格在南湖的记忆之中。

蒙自的敦厚情怀

沉寂多年的蒙自小城突然要来一批中华最高学府的教授和学子，一向崇尚中华文化教育的临安府士绅很是欢迎。蒙自首富、曾任富滇银行副行长、个碧石铁路协理周柏斋先生，主动向政府提出将自家冬暖夏凉的宅院借给联大使用。1938年3月，蒋梦麟第一次到蒙自考察建校环境就是住在周柏斋的大宅院中，而联大先期到蒙自筹备建校事务的郑天挺、王明之、杨石先等都住在周家，经周老先生的引荐和协调，又在蒙自顺利租下其他民房。1938年3月郑天挺给蒋梦麟的几封亲笔信中数次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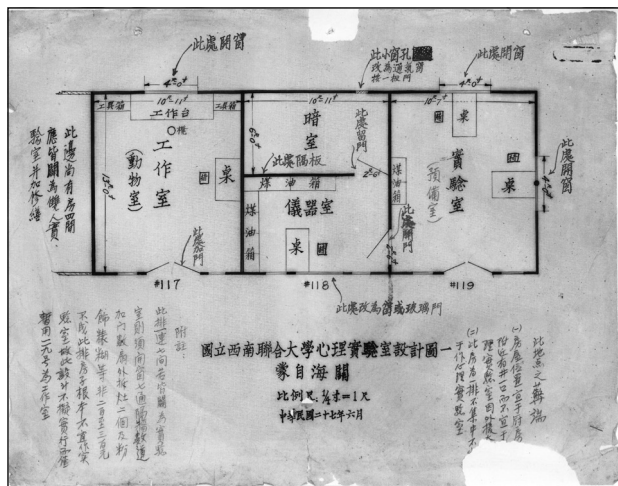
1938年，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文系部分师生在蒙自南湖崧岛合影。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逯钦立。第二排左起：傅懋勳、徐松林、周定一、马学良、宋汉濯、马彭骕、詹鍈、刘泮溪。后排左起：陈士林、何善周、张盛祥、陈登亿、向长清、阴法鲁

周家，“麟师赐鉴：昨日在碧色寨匆匆案呈一片，下午五时自碧色寨乘车来蒙自，住周公馆，与王（按：王明之）杨（按：杨石先）两先生晤谈，知筹备事大体就绪。女生宿舍借用周家东院楼房，即吾师来时所住者，如女生在三四十人以下是敷用，如人数过多则拟将阳台改为公共用室，以便室内多加床位。”周老先生还拒不收租金，在信中郑天挺写道：“周府楼房坚不谈价，今与明之先生商定月送租金国币60元，核之市情尚称相合不知”，最后周老先生一块钱也没有收。除了周宅，联大还租到了海关看门人梁先生空房五大间可以住20人，另外还租的蒙自东门两家杜姓宅院和天主教堂可住带家眷教师10家左右。在解决完住宿问题后，紧接着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蒙自县李县长建议，海关等处的4名旧保安可以沿用，另外可以再招募二三十人，并承认由县政府帮忙招募，每人每月工资越币5元。

边城美景自醉人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
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我走的有点累，
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
让落花堆满我的胸，
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联大学生周定一这首《南湖短歌》描绘出在蒙自南湖边的西南联大师生心境。旖旎的风景让联大师生们如痴如醉，才子佳人三两成群在南湖边欢声笑语或低头窃



1938年6月，周先庚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时为昆明西南联大心理实验室绘制的设计图（周广业提供）

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而文学院教授吴宓的日记将南湖的美景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这样写道：“南有瀛洲亭，北岸为蒙自师范学校和 Kalos 洋行楼房。东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侧为堤，有桥、有树。堤西更为巨湖，有荷花红白，极广且盛。更西南为崧岛，遥南为军山公园，湖岸环以柳树等树，南岸有三山公园，又有昔法人布置之墅宅，以花树覆叠为壁，极美。夏日水涨，湖光鲜艳。”蒙自气候舒适，花草树木繁盛，充作教室的法国领事馆其实就是一座花园，花木中有众多热带植物，枝叶茂盛。小城处处是绿色。而大部分教授居住的哥胥寺洋行就伫立在南湖边，精美气派，配上南湖的秀色，湖边杨柳低垂，随风摇曳，月下的南湖，波光粼粼。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的《联大十年》中，对蒙自初次印象这样写道：“蒙自海拔为 1550 米，西南联大在旧海关衙门内上课，旧东方汇理银行亦在海关花园内。

海关花园有许多树木、花果及鸟禽。木瓜渐熟，友人未见者。白鹭以树为巢，每树可居一百鸟。”他还写道：“蒙自雨季较短，大约不出六星期，自阴历六月半至七月末，此外几乎每日都是晴天。蒙自是盆地，四面有山不高，但大致蔽以树，晨及傍晚，阳光照山坡，甚美！”

惬意的小城故事

陈达教授和王化成一个房间，王化是位厨艺高手，他们联合几位教授，自己下厨，不会做饭菜的陈达，打打下手，记记账，在厨房拍打苍蝇，不亦乐乎。在书中他写道：“化成有时做汤圆，有时做葱油饼，其最大的成就在做水饺。”陈达也学做水饺，可是他每次做的饺子，放在盘子都不能站起来，王化成评论说：“这表示技术还不够呢！”一个饺子也能难倒海归名教授。除了做饭，他们还在蒙自买到美国的咖啡，每磅 1 元，每到雨天或者来客人时，品尝咖啡，自得其乐，蒋梦麟夫妇来蒙自参加清华校庆时，陈达还专门邀请其到他们的住所喝咖啡。不知是不是他们带动了蒙自喝咖啡风潮，没多久，蒙自的咖啡迅速涨价，两个月内每磅增加到 5 块，教授们也就只能放弃这个变得奢侈的嗜好。

没了咖啡喝，钓鱼也是不错的消遣。某天晚上，伴着月色，陈达和孙晓梦、王化成雇一艘船到南湖下钓，共下两线，一线有十八钩，每个钩子上还用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肉为鱼饵，准备钓几条美味的黑鱼。另一条线有二十钩，用蚯蚓作诱饵，准备

钓鲫鱼、白鱼和鲢鱼。下线后，三位就到湖边茶馆品茗，三小时后收钩，一条黑鱼也没捞着，另一条线更是不知去向。三位还不死心，第二天早上5点再去捞线，却发现船夫早已将线捞起，是否有鱼，也不得而知。虽然蒙自的鱼不领情，但陈达教授还有别的才能，教授们组织一个网球俱乐部，有十余人参加，陈达是网球高手，虽有7年没有摸过拍子，但却因比赛赢得一只鸡，被记录在蒙自的时光中。

除了这些略显洋派的娱乐活动，教授和学生最平常也是最享受的就是在傍晚夕阳余晖下漫步南湖。联大师生的到来，让蒙自小城顿时躁动起来，联大女生的短袖短裙、旗袍高跟鞋的时尚装束让城中的贼娃子想入非非，差点惹出祸端，以至于学校下令女生打扮不得追求时髦。但围墙怎能关住满园春色，联大女生的时尚装束不但引来蒙自女生群起效仿，连城中的中老年妇女也被感染，一改长裙及地、长袖及腕的保守装束，开始穿起短裙。

西南联大男生也不甘示弱，竞相引领小城时尚。北大的长衫席地，手持书卷文质彬彬；清华的西装革履，有如归国华侨和商人；南开的最有型，夹克配软底小礼帽，再搭上一副墨镜，俨然美国电影里的神探。空闲时男女同学成群结队在湖边溜达，被当地士兵误认成政府要员而立正行军礼，很是小心谨慎，而调皮的学生装模作样点头继续前行，让人啼笑皆非。

玩闹嬉笑只是师生们生活的小插曲，在穿越炮火来到后方的师生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方宁静之地是前方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此民族存亡旦夕之际，应珍惜学习的时光，业余时间也应做些有意

义的事情。刚到蒙自不久，哲学系学生刘兆吉与中文系学生向长清，联合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诗社，取名“南湖诗社”，聘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导师，以新诗、研究新诗为主要内容，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就是其中一员。闻一多先生更是因为整天埋头于哥胥寺洋行楼上备课研究学问，从不轻易下楼活动，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

来去匆匆别亦难

“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角已沧桑。”这是陈寅恪离开蒙自时赠给好友吴宓的一首《别蒙自》。蒙自如同沧桑巨变中留给西南联大师生的片刻舒缓平静，短暂而温暖，但又如同幻影，瞬间就消逝而去，不得不感叹苍天之无情。1938年7月底，联大蒙自分校考试完毕，此一期学业结束，加上昆明校舍建造有一定的规模，校务委员会决定将蒙自分校迁回昆明，将蒙自校舍让给中央航空学校。8月1日正式放假，至11月底，在假期间陆续完成师生向昆明迁移工作，“虽然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但这个边陲小城的人文温暖和诗意的湖光山色却永远镌刻在师生们的心里，如同一个家，一个港湾，寂寞和艰难之时，轻轻触碰，感动和暖流就不自觉地涌上来。正如朱自清所说的：“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

（本文转自《西南联大讲坛》第19期，所用档案图片来自云南省档案馆馆藏）